

集部

吳文正集卷四十一

元　吳澄　撰

記

儒林義塾記

廬陵郡之南百八十里其縣曰萬安萬安縣之西二十里其地曰鄧林山水明秀人煙叢聚一名儒林唐以來文物之盛他境鮮儷宋三百年擢科與貢之士不可勝

數舊家極盛而中微有劉氏自郡城徙居於此而代興焉晢甲一鄉其翁好善樂施五子俱務學仲子桂平喟然慨嘆謂昔也此地儒風彬彬而今也或至惰棄其業非有他也無所於學無以教之而然耳乃設塾延師凡黨里子弟童蒙以上悉許來學既而病其湫隘一新營構中創先聖燕居之室二廡翼其左右前為中門門之前為外門後為講堂堂之後爐亭有齊舍以館諸生有庖廚以供飲食施田若干畝歲收所入以贍其用扁曰

儒林義塾不遠數百里造吾門請記其事將欲垂之永久俾不墮壞其立心遠矣哉余考前代義塾之設雎陽為首稱學舍四五百間好義之家所自為而不屬於官府其後遂最天下四大書院之號五季衰亂之餘上無教下無學而士之讀誦傳習猶幸不廢者其功為多今日所在書院鱗比櫛密然教之之師官實置之而未嘗甚精於選擇任謂則去矣養之之費官雖總之而不能盡塞其罅漏用匱則止矣是以學於其間者往往有

名無實其成功之藐也固宜劉氏義塾既不受官府之拘牽則其睢陽之初一也其養之之費有繼而教之之師亦惡可不慎也歟不然學徒鏘鏘書聲琅琅非不可視可聽也要其效之所成高者僅可應舉徼利達卑者不過識字記姓名而已又奚足云哉教者學者如之何其必遵朱子之明訓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徹於心必允蹈於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經邦濟時而非但呻畢摛辭之謂夫如是命世大儒由此而出庶

其不負建塾者之心乎

安福州安田里塾壁記

世有甚易至之事而人或怠於至亦有甚難期之事而人每必於期吉之安福上田李氏儒家也宋南渡後有淳熙布衣獻中興頌見知艮齋尚書者有慶元貢士著史評二十懷古詞八見知益國丞相者淳祐又有鄉貢者焉咸淳又有漕貢而國朝至元間掌教於縣者焉先後四世皆治儒術以干人爵而卒未愜所期也五傳至

辛翁至元縣教之子淳祐鄉貢之孫評史者之曾孫頌中興者之玄孫也安福城西五里外創里塾構禮殿奉先聖先師設講堂立齋舍門廡庖廩悉具方將請公額割私田以教以養意蓋有所為事未及竟而身遽終子剛猶稚越數年漸長亦克畀田百畝供里塾春秋釋菜之費示不改父道也天歷二年春剛之外傳姚貢士霄鳳暨友周南瑞過余言其事余謂父之創塾而有所為者已矣子之畀田而無所為者可嘉也雖然剛之先世

期得人爵之貴而竟未之得不可必得故也世有可以必得而其貴優於人爵者剛亦顧為之乎夫人爵之貴小夫賤隷之所貴爾而大人君子不以為貴天爵之貴大人君子之所貴也雖千百世之下猶以為貴况於求人爵之術必效人作虛辭雖不可謂難而或有不能脩天爵之方唯反已用實功雖不可謂易而人皆可能也人皆可能者何也已所自有不待假借也仁義禮智人人有之不為則已為則人人能之有所慈愛而擴之則

仁也有所羞惡而擴之則義也有所敬讓有所辨别而擴之則禮也智也婉順父母謂之孝雍睦兄弟謂之弟盡心為人謂之忠推己待人謂之恕仁也禮也義也智也孝也弟也忠也恕也豈人所不能哉其有不能非不能也不為也為之而能能之而熟熟之而極則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孝弟而已雖夫子之道亦不過忠恕而已人而能孝能弟能忠能恕則人人可堯可舜可夫子也夫如是名滿天下法垂後世雖無人爵之貴而莫之能

及其視小夫賤隸一時之所榮生與鳥獸同羣死與草木俱腐者豈不相去萬萬哉至順元年冬南瑞重來為剛請教於是書吾言以遺俾以揭諸家居之坐右刻諸里塾之壁間而自勵自警焉凡與剛遊處者亦數提吾言以勵之警之可也嗚呼人爵之貴不可期雖九品之卑亦戛戛乎其難天爵之貴必可至雖一品之尊亦循循然而易世之人往往不為其所易而可至者乃為其所難而不可期者非惑歟

朋習書塾記

禮義之根於人心者我固有之盖有不待讀聖賢之書而後知也曹州楚邱朱仲敏淳厚謹實非從事言語文字以為學而能設立書塾延禮儒士以淑其鄉里之子弟意欲使同歸於善此其根心之禮義由中出而非由外鑠也教於其間學於其間將何以副其意哉其必自孝友睦婣任恤之六行始六行完足而檢制其情涵養其性明諸心以擴所知誠諸身以篤所行夫如是庶

其無負於朱君建塾之意矣不然記誦以為學詞章以為華則世務趨末之學而非君子務本之學也夫朱君之建塾也由其根心之禮義而發教者學者乃不由其根心之禮義而教而學可乎塾名朋習謂羣居之朋相與學習於斯也習云者雖已知已能猶且熟之復之而弗措其禮義必能明諸心誠諸身而後為有得也前進士張士良為余道其事余嘉之故為言此俾誌於壁以為書塾之規

舊岡義塾記

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於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閭内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後世雖休明之朝亦唯郡縣有學居之遠於城郭者子

弟無從而至焉舊豫章郡之豐城縣有揭氏家於長寧鄉之舊岡下族以儒鳴曰商霖曰飛雄曰三京於宋紹興淳熙紹定登進士科曰先覺曰著亦以累舉奏名得仕除國朝而仕者養直儒學教授傒斯翰林應奉正孫鹽司丞時益縣主簿司丞君在官命長子悳就舊岡舊基建義塾聚教其族人少子懋相成之中建巍樓一前建小樓二中以奉先師旁以處學徒主簿君割右畔之地益其廣而構燕居之堂及廡與門以底於完美畀地

五百畝給其食建塾之意殆與古之里塾無異悳請余求文記之將以示後期於永久而慮其墮廢也余謂古之里塾有教無養今揭氏義塾有以養之矣而其所以教之者未知其何如也盖古之學教人明人倫今之學其教不過習無用於世之文辭以釣有利於己之爵禄而已使義塾之教亦若是雖有塾奚益其必以擇師為先乎其師也不必記覽之多也不必言語之工也擇其有實行孝於親弟於長敦於宗族篤於外姻信於朋友

仁於鄉里行已有廉耻待人能忠恕者以淑一家一族之子弟取朱子小學一書孰讀實踐薰蒸涵泳久自變化將見一家一族無一人不明於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推而及於宗姻朋友鄉里之間雍雍一和充滿融盎貴者必獲稱當代之名賢富者必獲保奕世之永業雖不求名求利而其名其利孰大於此余觀丞簿伯仲籍父世資而不分析已與薄俗逈殊若德若懋克嗣前猷人倫之厚出於天稟之時天之昌揭氏於斯可卜也繼今又

以古之教教其家教其族則人之所昌有以合天之所昌揭氏之悠遠隆盛詎可量也哉

成岡書屋記

成岡書屋者里人李幼常季從之居也李族繇吏部侍郎公始顯家在白沙族之支派析處卯方幼常於侍郎為來孫行去卯方徙成岡與侍郎之舊宅相望梅僊一峯卓立於前大溪橫遶如帶後枕巒阜宛延委蛇羅列擁護卜築盡挹其秀人勸之仕應曰生逢盛際齒於太

平一民幸矣外有希覬非安分也居既完美或進扁額因作稱號辭曰吾聞冠則重其名而副之以字未聞復輕其字而易之以號者斯殆末世流俗之為乎即吾所居之地扁吾所居之室曰成罔書屋可也余與季同鄉里夙敬卯方遠仲之賢幼常善承善繼不改父道儲書淑後將俾躡侍郎之遺踪其志端可嘉已今之時流濁者榮構一資以求別異於民伍清者標榜二字以求矜高於士類而幼常皆所不願其識之超越於衆何如哉

爾雅云山再成曰英一成曰坯邢疏謂成猶重累之義成岡之山盖山之重累而崇峻者也自今以往李氏子孫之居成岡者積一家之生業積一身之學業悉如山之重累而崇峻其可無忝成岡書屋之扁也夫

重修李氏山房書院記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讀是詩而曰詩之好仁如此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夫子讀是詩而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夫孩提之童初生已知

愛其親譪然天地生物之心與生俱生而非有使之者也心有此仁則必好之如山之高目所必仰如路之大足所必行也然仁之為德人人所同吾有是仁彼亦有是仁也好吾固有於心之仁豈不好彼同有是仁之人乎秉彝者固有是仁之性也懿德者同有是仁之人也有是常性者未有不好懿德之人心同是仁故也南康李文定先生少學科舉之學未弱冠時朱子來守南康心竊慕之既成進士遂往受業終身截然禮義之閑澹

然利達之境蓋學而有得於師者視其所師若高山之崇崇景行之坦坦嚮仰履行弗忘弗懈俛焉日孜孜也詎非夫子所謂好仁者哉所居之縣曰建昌前有兵部尚書同邑同氏清名姱節望於一鄉藏書廬山五老峯之僧舍號李氏山房中更亂離書與山房俱燬寶慶丙戌言於邑令曹豳仍李氏山房舊號創書院於縣西以祠尚書述其學問出處大概而為之記文定推好仁之心而好人之懿德蓋若是或曰尚書人品固高未嘗得

聞聖學也文定師朱子而慕尚書何居曰巳之好仁必
學聖人以充其全體人之懿德苟其生質之美制行之
卓有合於仁之一德斯可好矣孟子願學孔子而亟稱
夷惠夷惠雖不能如夫子之大全而使頑者廉懦者立
鄙者寬薄者敦亦足以裨世教文定之拳拳於尚書之
懿德也其猶孟子之稱夷惠也歟文定既沒與尚書合
祠皇元新政建昌陞縣為州山房始得專官後以州之
學正兼掌泰定初學正李仲謀欲新書院而羣制於有

司會進士高若鳳以州判官總儒學事志同謀協乃克重修新祠堂新講堂又徙燕居之堂煥然有加於舊仲謀為賦以紀其畧而徵記於予予弗及詳其工役之歲月室屋之規制而獨發明文定好仁好德之心以為來者勸繼今以往人人知好德則官於斯者必能嗣葺而俾二李之祠永不廢墜人人知好仁則學於斯者必能階文定之堂闚朱子之室以無愧於燕居所祀之先聖先師而尚書公之懿德亦水木本原之分支分派也尚

書名常字公擇文定名燔字敬子人稱弘齋先生云

十賢祠堂記

河洛之間四方之中也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固宜為聖賢之所宅周成王時營建東都以會諸侯周公大聖畢公大賢俱以父師之重尹其民平王東遷遂為王國吾夫子亦嘗一至而不久留也由漢及唐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而皆未若宋中世之盛蓋吾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得天子大臣之位道不行

於天下而私授其徒然惟顔子曾子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思再傳而孟子孟子殁而傳者無其人夫子之道泯矣歴千數百年之久河南二程出而孟子之傳乃續同時邵子衛人也司馬公陜人也皆遷洛中張子秦人也亦以邵程之在洛而時造焉五賢之聚於洛周畢以來之所未有也洛人張順中多其鄉之有五賢又思程子之學其原肇於營道之周而其流衍於婺源之朱廣漢之張東莱之吕至覃懷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書

以教而國朝士大夫始知有朱子之學帝制以十賢從
祀孔子廟後學躍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洛
城宣仁門之北構祠屋祠十賢以致嚴事之誠其次以
部周司馬張程朱張呂許為序蓋以齒之長少時之先
後定也來京師求文以記予謂順中庶士也有志尊慕
聖賢之學可嘉也夫果能遵許文正之教而上達於司
馬以行天下之達道循朱張呂之言而上達於程張周
部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實學也他日有光河洛其不在

斯乎君徒立祠以祠之則亦虚文而已道者人人所同有聖賢者人人之所學其為人也亦惟實用其力爾順中勉哉

寧都州學孫氏五賢祠堂記

贑州都孫介夫諱立節當宋熙寧行新法之時不肯為條例司官又以桂州節度判官鞫宜州獄抗經制司活十二人於死蘇文忠公稱其剛而仁作剛說詒其子遂有名於世後百餘年寧都縣令即其居延春谷立祠并

其二子祠焉廬陵楊伯子作記推所本始并祠其祖潯州史君夫因一人之善而上及其祖下及其子昔人之用心可謂厚也已立祠之後又將百年寧都縣陞州孫氏祠於州學之右廡延春谷之支派有同知東川路總管府事壽甫諱登龍少年為鄉貢士行懿文醇學者推服重義輕利惠澤及物天祐其家諸子彬彬然仕進而多文雅既殁州之士僉謀請以柎孫氏四賢之祠州長可之轉聞大府新構於州學構堂之西祠孫氏五賢與

鄉之先賢齒復以公檄徵予文記其事於石噫好德者人之秉彛古今一也是以君子善善之心長而寧過乎厚於達尊之善樂道而不忘鄉之美俗也於衆論之公樂從而不拒官之美政也茍有一善生而敬慕之殁而表顯之其所以示勸者何如也澄之友蕭令深有言曰東川君仁於親仁於兄仁於井里富於財而不盈富於學而不矜謙謙循循有長者風處也人薰其慈良出也掌教古冝攝事屬邑辨偽鈔獄昭雪無辜凡數十人與

桂君時異事同先後濟美祔祠為允澄曰崇善以敦薄此衆論之公非一家之私也雖然論撰先世之善勒之彜器以明著於後若稽古訓蓋亦以見孝子之心也故曰有善而弗知知之弗傳人子所耻也孫祠之祀不猶孔悝之銘乎斯舉也一以美官政一以美鄉俗一以美孫氏之代有聞人又以美聞人之家有孝子一舉而四美具其可記也夫雖然子之厚其親必自厚其身蹈大方躋大成俾鄉國天下咸稱曰善哉有子如此德立功

立揚親之名於不朽由乎內無待乎外又豈但以祠堂之立為尊隆記石之立為悠久而已哉

黎氏賢良祠記

寧都州之著姓黎為盛蓋自唐末迄宋季以逮於今甚盛也久矣志遠有齒有德好禮而尚文修其族譜鋟木以傳其十世祖之從父兄弟曰十一賢良字漢儒諱仲吉祖球後梁時為虔州刺史百勝軍節度觀察使仲吉端重該博士林稱之結廬金精南挾筴稱弟子禮者常

百數淳化中郡將陳殿院薦於朝條陳當世務數千言
名人皆願與之游尋舉進士丙科天禧中扣閽言事丁
謂惡其不附已亟授洪州文學丁罷相有吉名對辭以
疾授袁州戶曹一日謁太守求鮮職還梅川稱方外高
人倫著數十萬言年八十一以壽終此章貢志所載治
平四年擢乙科曰珣官至右文殿修撰贈少師乃賢良
四世孫也寧都學院雖從祀賢良於鄉賢之首於家則
未有祠祀至治壬戌秋志遠鳩工度材相地涓吉於州

之東北隅即三江之會遂立祠祠之厚之道也夫孝子慈孫之心孰不欲追揚先世之美儻譜系不可知而或如崇韜之自詭為汾陽後則是誣其祖也志遠既明譜系派别支分有秩然不紊之義復舉祠祀情親意篤有悠然不忘之仁於義於仁其兩得之者夫

吴文正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四十二三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祝堃

吳文正集卷四十二

元 吳澄 撰

記

樂閑堂記

夫心所快悅之謂樂身得暇逸之謂閑而世之人但以不在位不任事為閑者其義未該徧也金臺耿文叔縕脩能負清望或莞朝政或持邦憲聲實俱著聞於時盖

經濟之器宜用不宜舍宜行不宜藏者也而其家闢地數畝植菊百本疑若有愛於花之隱又以樂閒名其室孰不謂公雖在官而不忘在野之樂也視彼繫戀於權勢而不肯脱没溺於利禄而不知足者萬萬遼絶矣予獨以為閒之義非專指隱退而言何也閒也者安安不勞力也綽綽有餘裕也隱退固閒仕進亦閒也處繁劇而優優簡易應紛糾而秩秩修理非閒乎邵子云雖忙意自閒此之謂也細務滿前二十之罰皆親覽大敵壓

境百萬之衆未易當而孔明之寧靜致遠安石之和靖鎮物昌嘗頃刻之不閒也耶驅馳危難之中一如南陽躬耕之間也處分兵甲之際一如東山高卧之閒也無時而不閒則無時而不樂豈必隱退不仕然後為閒而可樂哉仕可也止可也仕止不同而閒一也此昔之君子所以終其身而樂與公自江西憲長參知行省政事其僚屬請予為公記樂閒堂予故推在昔君子之意以盡閒之義而不敢執世俗一偏之見以擬度於公也

觀復堂記

復之名一也而實二焉有動初之復復其見天地之心是已有静極之復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已清江聶文偁以觀復名其堂其亦有志於静極之復乎夫草木不斂其液則不能以敷榮昆虫不蟄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於復而復之所以貴於静也寂者感之君翕者闢之根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觀物觀我益於是

乎觀丈偁資質粹美器識深潛嗜善以宗之懋學以封之其可以語是者哉然吾聖人之道有所謂誠之復彼仙子之術有所謂命之復皆非可以言言不可以言言則如之何以心心之可也自求而自復勿忘而勿助長其必有豁然而悟之時矣吾將有俟

存與堂記

公侯之子孫思保其國卿大夫之子孫思保其家何也國之境土受之先公家之地邑受之先子受先公先子

之所與而不能存不可言孝為人子孫所以拳拳保守而弗敢失也豈惟古之公侯卿大夫為然今之士庶人而不能存先世所與之田宅豈得謂之孝哉南豐州判官葛君世居豫章新建之石江其父與山翁景定壬戌進士有子六人宋歷既終隱晦不仕壯麗其居以佚老又為諸子各創宅一區南豐君其仲子也壻於外郡五載始復不欲以土木之役勞其親自築室於舊居之東偏而以父所構讓其一昆四弟大德甲辰父卒而南豐

君留燕諸昆弟闕墻鬩室君聞訃馳歸為平其忿至大戊申君仕郡庠三年辛亥以後待次私居六年有以調膴其同氣尚黽勉聚處延祐丁巳君教授臨川郡六年而後得代六年之間其昆弟悉以所受先廬售之强鄰君歸自臨川惻然以傷慨然以誓曰吾親辛勤有此屋一旦屬之他人異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不欲爭訟傷黨里之和計直倍償取之於豪奪之手幸完舊物嘉之者名其堂曰存與謂其能存與山翁之所與也君於南

豐貽書請記曰願求訓戒之語寘之堂壁俾葛氏子孫往者有所懲來者有所勸朝夕思念前人植立之艱庶幾世世能存其所與非唯葛氏之幸亦厚倫美化之事也予謂君能存前人所與既亡之餘可謂孝也已雖然親之所與蓋不止是屋廬身外物也猶必保守身者父母之遺視外物尤重保守又當何如身之體不可有毁傷身之行不可有虧玷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樂正子所以一舉足一出言而不敢忘也存吾親之所與孰有

大於是者君能博記覽工詞章亦既有光於前儻學曾子樂正子之學而益加謹者充其所到所存者天所與我之廣居又非汾曲之廬善和里之宅所可比予故并言之以為存與堂中之賢子賢孫勗

脩齊堂記

聖門之教先學詩學詩先周南名南何也脩身齊家為本也故曰人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墻面而立墻面者雖至近而蔽塞不見室碍不行也夫於身至近者家也

家有夫婦焉家有父子焉家有兄弟焉人之大倫五而家有其三必先有以厚夫婦之倫而后父能慈子能孝兄能友弟能恭此學周名南之功也今世人人讀大學之書脩身齊家具列八條目之中益信周南名南之學切實而不容緩夫學周南名南者豈謂誦其辭乎豈謂習其聲乎徒誦其辭徒習其聲於家奚補當思夫家內有關雎鵲巢之德因何而能致蓋亦反求諸身焉爾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身之不脩家可齊乎哉太和康

斯濟家世積善一新構架以脩齊名其堂命子武宗詣予請記予觀吉郡之俗大抵恃氣好勝唯斯濟之家恂恂然如孔子之處鄉黨有犯無校無爭有讓固已超出乎輩流又以為家本於身而揭脩齊二字於堂扁晨夕瞻省而效慕噫可尚已雖然齊家之本在脩身而脩身之本果安在曰有二明善一也誠善二也明善者何讀書以開其智識而不昧於理也誠善者何慎獨以正其操履而不愧於天也智識無所昧操履無所愧則男女

之判謹内外之限嚴室家之儀肅而睦仁意融盎和氣浹洽凡如此之家未有為父而不慈者也未有為子而不孝者也未有為兄為弟而不友不恭者也身之行無一虧損之謂脩家之政無一參差之謂齊斯濟一身一家尊古聖賢親良師友其可進於是與予故為之言以授宗武而俾歸白其大人是為康氏脩齊堂之記云

柏堂記

青雲鄉劉紹可妻熊氏儒家女其先世嘗登進士科仕

至牧守其叔父亦登進士科仕於州縣熊氏歸劉年二十五而嫠有子甫盈二歲嫠居四十餘年年六十九矣子克致養新構此堂以奉晨昏豫章揭曼碩名之曰柏詩而頌焉昔衛共姜夫死不嫁而自作柏舟之詩道其志今劉母志同共姜而人作柏堂之詩美其節柏舟云者豈真用柏為舟材乎柏堂云者豈真有柏在堂庭乎起興以柏立名以柏借柏喻婦德爾夫衆木葱蘢蓊欝於春夏及秋冬則柯瘁葉脫唯柏也歷風霜氷雪之嚴

凝而青青如昨從古聖賢論柏之德以其歲寒後凋也以其四時不改也婦德之貞侶之人之倫有五其二曰二紀其三曰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為之綱者為之天也臣所天者君子所天者父妻所天者夫也天一而已世無二天父亦一而已人無二父子之天其父天屬也自不容二臣之於君妻之於夫雖由人合而非天合其人合之天可一不可二則亦猶天屬之天有一而無二也噫君之於臣勢分尊卑甚遼絶也天

其所天誰不謂然夫之於妻匹配等齊非有相遼絶之勢分而天其所天視臣之天其君無異斯義遠矣哉稽諸禮經女未嫁以前天其父既嫁以後天其夫天其夫則移所天而不復天其父故降父服而專以服父之服服其夫明所天之不二也斯意遠矣哉此予所以有嘉於柏堂之名柏也噫道喪俗壊昂昂丈夫於其甚遼絶之天能不二而一者或不多見况幽幽婦女於其不相遼絶之天乃能一而不二若此蓋賦質而彛性之懿德

弗殄隕此予所以有慨於柏堂之名柏熊氏之子觀事母孝績文而種學有是母其有是子也宜

大中堂記

人之氣體隨所居所養而移居焉者固所以養之也古人之於其居也若楹若戶若牖或為之銘豈非欲使訓戒之辭常近於目而以養成其德也歟後世無是已近時士大夫之居或以嘉名而為之扁或以善文而為之記雖古之所未嘗有而予亦有取者以其合於銘楹銘

戶銘牖之意也樂安南鄉士劉楚蘭思有所養以移其氣其齋居之室名之曰明明而徵予記之其燕居之室名之曰大中而又徵予記之予歎曰大哉劉氏之名其居乎明明者大學要旨也大中者中庸要旨也夫程子續孔道之傳獨能於戴記中擇出大學中庸二篇為聖學之門庭宅奥今劉氏於二篇首各擇取其要旨以名室名堂焉是願學程子者也其志豈不可尚矣哉雖然明明者入德之始事猶可言也大中者成德之極功未

易言也中一也而有二有大本之中有達道之中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以心之不偏不倚為中也周子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以事之無過無不及為中也不偏不倚之為大本者體也無過無不及之為達道者用也體用皆曰大中何也其體無不該其用無不貫是以均謂之大也前哲立言每先體而後用後學用功宜先用而後體論語所載聖人教人多在日用常行之間曾子之

學力到功深其於用處悉已周徧夫子乃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至此方指示以其體之一也為中庸大中之學亦當自日用常行始凡所應接必求至當無毫釐之過無毫釐之不及積累日久無一事非中由是進退雖目所不睹之時亦戒謹雖耳所不聞之時亦恐懼則不偏不倚之中亦以為無過無不及之本者存存而不失矣若其用功之初亦惟博於文以明經慎於獨以克已而已先得達道之中馴馴而得大本之中後學豈易

言哉雖然予不可不畧言之也安適其居而動息有養所養純熟而所學與俱氣之移也將不期然而然是為造詣程子堂室之端倪楚蘭其細味予言而實用其力可也不然名扁之嘉徒為美觀記文之善徒為虛言則非予之所望於居斯堂者

九思堂記

予自中歲聞御史申屠君之名歆慕而願識而卒未及見也至治三年予在京師識其子駉他日諗予曰先人

家東平晚愛高郵山水營别墅焉甞謂君子有九思爲身之本每以是誨子孫駉上有三兄下有三弟追維先志名所居之堂曰九思而集賢大學士郭公爲篆其扁敢徵一語發揮其旨朝夕觀省而有所警悟庶其寡過而無忝所生矣乎予曰唯唯子之先君子所以淑其身而期其子孫者遠矣哉予之淺陋不足以既其實也雖然不可不畧陳其概謹按論語所記思之目有九前之六思存心治身之要也後之三思明理克已之務也何

也目之視耳之聽見面之色舉動之貌出口之言應接之事皆屬於身者視而思聽而思色貌言事莫不有思思者心之官也身之職統於心之官内有所主而外從其令故以視則明以聽則聰色與貌則温而恭言與事則忠而敬此顔子之視聽言動卷由乎禮孟子之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也六者之思其聖學之根基與學者所當學而未易也毋亦先以三者之思為務哉蓋欲之易誘者利為甚見得而思必不舍義而汙已也

情之難制者怒為其當忿而思必不趨難而害己也疑而未通必問於人彼不思而恥下問者寧終身而不知疑而思問則理無不明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理無不明己無不克則操心而心存檢身而身治聰明溫恭忠敬固無所不能也思之功大矣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子曰無時不自省察也子命予發揮九思之旨予竊誦程謝之說以復抑子之先君子磊落軒昂卓然自奮有古烈大夫之風子求諸家法有餘師而又稽聖訓立

堂名以無改於父之道若兄若弟聚處斯堂夫茍因九思之名詰九思之實隨所在而思無須臾而忽忘怠惰也則卑可以賢高可以聖且將煒煜烜赫有光於先德其為無忝也蔑以加奚啻寡過而已若夫動靜語默間於九者不一一致思以允蹈其實而徒悅其名予之先君子所期於予之兄弟者殆不然也御史諱致遠字大用除南臺都事江東僉憲翰林待制俱不赴後以淮西僉憲而終子七一伯騏二驥三驪四駉五驊六騶七駱

有已仕者有未仕者年月日記

拙逸齋鑪記

宜黃之士樂壽言其邑令李侯之賢可為令之循良吏初年從事於一郡一道一省以至仕而宰三邑俱有聲稱其於人也惻惻閔恤肫肫恵愛救活其死畜育其生全性命於天地間者不知幾千人宜黃之政不皦皦不察察子民如慈父母讀聖賢之書喜程朱之說嚅嚌有味不止涉其藩隅而已嘗摘周子拙賦中拙逸二字以

名齋廬及來宜黄新葺茅屋三間仍揭舊扁雖於先生未獲識意欲得一語以發拙逸二字之蘊何如予曰君子由乎道義大公而不私至正而不偏無拙亦無巧也自世俗視之則以君子之循理謹守安分無求者為拙而以小人之肆欲妄為僥倖有得者為巧爾周子因人謂己拙而賦之以自實猶陳司敗譏夫子之黨而夫子受之以為過也若周子所行大中至正之理又惡可以巧拙名也哉且君子羸於取名拙於取利似若拙矣要

其終則有福無禍安安無危未嘗拙也小人巧圖爵祿巧貪貨賂似若巧矣計其後則人禍立見天刑徐及巧固如是乎夫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古有是言也拙者心逸逸則日休巧者心勞勞則日拙誰謂日休者為拙日拙者為巧哉俟其甘拙之名享逸之實逸則真逸矣拙非真拙也壽曰甚也請以先生之言達於俟俟名復字守道系出女真氏今為真定人尹漢川尹綏寧尹宜都而遷宜黃尹年月日記

卷舒堂記

昔人心畫之傳於世者不少而顔魯公之字至今為天下寳豈獨以其字畫之勁而已志節如其字也廬陵文信公之志節盖有大於魯公則其字之可實為何如哉卷舒堂三字公往時為其鄉人劉氏靜隱公作也翁之二子構書塾揭名扁俾家之子弟及里之子弟卷舒簡編其間一翁二季後先濟美好尚之趍於流俗遠矣夫卷而舒舒而卷卷而復舒者以書之不可不熟讀也讀

之將何求必有以也而世之讀者不過以資口耳之記誦不過以助辭章之葩艶鸚舌翠羽悦聽視焉耳矣察其為人稽其行事胷蟠萬卷之儒或不如目不識一丁之夫何哉讀而不知其所以讀也且書之所載果何言與理也義也理義也者吾心所固有聖賢先得之而寓之於書者也善讀而有得則書之所言皆吾之所有不待外求也不然買其櫝而還其珠雖手不停披口不絶吟一日百千卷舒書自書我自我讀之終身猶夫人也

而何益焉不惟無益也甚其過者有矣長其驕長其傲長其妄誕長其險譎靡不由書之為崇彼之胷中無一字者或不如是也噫是豈書之禍人哉人之禍吾書爾予不識劉之二季而吾友劉光澤稱其静慤温雅稱其明練奥豁則其質固可以學聖賢矣以其可學聖賢之質楷式其子弟而進之於書其必能有得於書之理義而不虛讀也信公之為人臣真有得於書者也得其所得而推之以為父為子推之以為夫為婦以至為兄弟

為朋友莫不皆然是之謂善讀書因覽光澤之記而附予說以告夫卷舒堂之卷舒者云年月日記

致樂堂記

致樂者何聖門教人子以事親之道也樂者樂其親之心非止悦其耳目適其口腹安其身體而已致者欲其至極而常若未至也能盡是道者難矣哉銅陵胡伯恭家于宣善事毋前憲使盧公處道扁其堂曰致樂而於之記所期於佚甚渥也夫田蠶衣食之供旨甘滫瀡之

具亭榭園池之勝水竹卉木之佳竽瑟歌舞之娛罍罌俎豆之歡以是樂其親侯之家自有餘而侯之所致不在是自昔賢母孟母為冠孟母之賢聞至於今以其子之為大賢也親之心孰不願其子之賢有子而賢樂莫大焉居鄉黨稱善類仕州縣稱循吏位朝廷稱良臣子能如此賢子也樂親之心豈有加於此者乎侯為善類有素矣其為循吏令於崇仁之政見之他日之為良臣不卜筮而可知也侯所致以樂其親之心而盧公所謂

譽顯宦成者蓋以是夫侯名愿歷仕每著廉能聲尹崇仁將再朞百姓恩之如父母一日不公署則倀倀如有失也予因其在官之仁於民信其在家之仁於親而識於致樂堂記之左以明盧公所期於侯之意云年月日書

極高明樓記

臨川東鄉饒君仲博父昔有讀書之堂鄉先生金溪曾縣令名之曰極高明其後盱江程學士為書三大字饒

君之子宗魯克紹先志延祐甲寅新一樓於堂之東以貯父書移堂之扁於樓東有竹西有松春晴夏風秋月冬雪皆相宜也北則重岡複崦起伏繚繞南則林影湖光蔥蘢蕩漾龍角柏峯諸山崷崒蒼翠如畫徵予文記之而曰樓之作非為景物役晨夕藏脩息游其間仰瞻名扁儼然如父師在前斬聞一言以自朂也予謂世之名其室屋者姑為是名爾豈必踐其實哉而欲因樓之名以求極高明之實乎吁未易言也高明者天也惟聖

人可以配天極之云者俾學者窮之而至其境也然則何以能極之乎吁未易言也竊嘗聞鄱陽饒氏中庸之說蓋以尊德性道問學一語為之綱而道問學之目有八八之中四言知四言行極高明者八之一也是為致知之極功盡心之能事至之有其漸求之有其方譬之斯樓登樓而觀與在下而觀者固殊矣以是為高明則未也極之極之又極之至於無可復止而後謂之高至於無所不見而後謂之明也其必心識充周而無一毫

障蔽之隔其必物理昭徹而無纎芥渣滓之留如身居九萬里之上俯視九萬里之下四通八達一覽無遺學者欲求至乎是豈易能哉子思子於極高明之前有所謂盡精微也於極高明之後有所謂温故知新也是四者皆言知目雖四而實則一也欲極高明者如之何亦曰盡精微而已未有不盡精微而能極高明者也欲盡精微者如之何亦曰温故知新而已未有不温故知新而能盡精微者也温而知焉知而盡焉此極之之方也

何也盡性必自知性始致知必自格物始由其方而高明可馴至也夫樓之扁曰高明而予之言則卑近如樓之扁其至也難如予之言其入也易宗魯字心道篤志勤學故予不敢隱而誦所聞以為記其毋厭予言之卑近也哉

吳文正集卷四十二

吳文正集卷四十三

元 吳澄 撰

記

善樂堂記

為善最樂漢東平憲王劉蒼之言也善樂云者皇元治書侍御史高唐王懋德之名其堂也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為善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而謂之

命者也人之德孰為善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而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賦於人人所受於天也天之賦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聖也不必皆自明而誠之賢也天所生之民無不有是則人所秉之彝無不好是德也人之善也猶水之下人之樂於為善猶水之樂於就下也無他順其自然而已矣劉蒼生居帝子之貴長食封國之富身之所奉與韋布異而心之所

得與聖賢同所以超然悟為善之樂也高唐在漢東平國之北境有王氏者世積善懋德其賢子孫也資近道而心慕學曩在金陵嘗從予游歷仕中外持憲河南因得歸省葺先廬又增新構追美若祖若父之心而其堂曰善樂翰林學士承旨郭貫為篆其扁貽予書曰懋德之曾大夫謹愿謙和有犯不校宗族黨閭稱為佛子年八十六而終遠邇嗟傷大父克肖不幸無年吾父諱祐雖嘗事吏牘而處心長厚治政廉平多有惠愛恩贈中

順大夫禮部侍郎懋德承藉緒業際遇此時皆先世積善所致揭二字於堂顔盖示子孫以無忘先德爾先生一言識之則吾祖吾父身雖已死而心常不死也庇蔭其遺裔不亦多乎澄初識懋德時仕猶未顯也固已期其必顯且意其必有所自於今觀之猶信噫末俗澆漓往往以奮迅青冥之上為巳之能誰復尋究水木之本原者今也近享先世善慶之報而遠推先世善樂之施非賢祖父何以有是賢子孫哉雖然王氏先世之以為

善爲樂也獨善獨樂而已其後人浸浸升庸將溥己之
獨善獨樂以及於人而兼善同樂焉此孝之大也德之
盛也其尚益懋其所已懋者哉

具慶堂記

延祐元年秋江西行省試士余校文貢闈郎中楊士允
都事石國器亟稱東昌周珪之美問其詳曰其爲人也
蚤試吏其試吏也在吳郡得廉能之譽遂陞於憲府繼
陞於察院歷外臺內臺其入官也一命江西憲屬再命

廣東憲屬其既官而復補吏也椽行臺行省其既吏而復授官也長一路府僚初仕江西時迎養父母家於洪其後承臺檄吏南臺則以二親年高不願就而仕洪省以便養又其後被朝命官肇慶亦以二親年高不願去而寧棄官以終養余向嘗聽人評江西憲屬已知周君名及聞二君言益嘉之校文畢余將歸周君具書請曰珪少蒙二親之教置身風憲從事臺省三十餘年幸無瑕玷以忝所生去年二親年俱八十會内外賓友奉觴

歡有翰林侍讀貫學士適至洪為書具慶堂三字扁所居願賜一言俾獲聞事親之道以母貽此堂羞余曰父母俱存是可慶也年壽俱高尤可慶也人子事高年之親愛日之誠致樂之禮孜孜惟恐不及此天性之固然名利身外物也受之不為榮辭之不為辱世之貪戀名位而不顧父母之養者蓋有其人君能知所輕重而不以外物易天性之愛其過人也遠哉天地之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心曰仁仁之所先愛親為大務之愛上則為

忠推之愛下則為恵子道脩於家其出而仕於國也詎肯慢上而殘下乎予固願表君棄官終養之美以勸後來以勵薄俗以示人子事父母之範以愧鄙夫貪名位之心庶其有裨風教之萬一雖然余聞之孟子事親若曾子可也夫曾子之事親至矣而猶曰可於以見子道之難盡也君其益勉之他日立身揚名以顯親又有進於此者君其益勉之

謙光堂記

河南楊友直善書工詩其文蔚如也積久從事於風憲其才藝之優權勢之重人所敬慕希望以為不可及而自視憮然若有無也金陵有寓屋在秦淮之南占地甚幽車馬之塵壥市之囂不可得而干往年仕於憲臺留京師翰林承旨趙子昂為之篆謙光二字以名其寓屋之室咸謂斯名盖稱其實至治壬戌予客金陵而友直為行臺椽予觀子昂所篆因言易六十四卦惟謙之占辭最美夫子傳彖亦惟謙之贊辭最盛内三爻俱吉外

三爻俱利卦辭則云亨且有終他卦之占未有若是其全美者也天之所益地之所流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悉萃於能謙者之身他卦之贊未有若是其極盛者也謙之為謙卑已尊人而已然已素卑而自卑之其卑乃所固有謂之卑已未也人素尊而我尊之其尊亦所固有謂之尊人未也謙者地中有山之象也内藴高高之山夫豈處於人下者哉而肯卑屈乎坤地之下外際卑卑之地夫豈出於已上者哉而使高壓乎艮山之上已

不卑也而能卑焉人不尊也而能尊焉此其所以為有謙而有宣著顯融之光輝耀於時也歟友直謝曰今日獲聞易之奥義甚不敢當也於是筆予之言以為謙光堂記

拂雲堂記

凡植物之生生長長也萌於出地寸尺之卑而倐焉參天常引之高者唯竹最速而易人之進位進德期於速成往往借竹以喻樂安桐岡黄氏族多業儒前後收儒

效不一與可旌中之表表者也璟所居種竹左建書塾
扁之曰拂雲吾觀杜子美詩言拂雲者二其一謂木其
一謂竹夫木之自初生而至於拂雲也期之者以嵗計
竹之自初生而至於拂雲也期之者以月計長之速而
成之易孰有過於竹者晨夕習業之處而扁此名其期
儒效之速成與黄族之儒或薦名於鄉或奏名於朝今
以素習之業仍已試之效數月間爾不類竹之數月而
成拂雲之高者哉雖然此庸人俗子之所尚也大人君

子之所高不是在何也位之進而高未若德之進而高也求諸黄族於漢得叔度焉爵非可貴也齒非可尊也而人人目之為顔子世有位極公相而史策不載泯没朽腐者何可勝數叔度以匹夫庶士而列傳著名炳如日星百世青雲之上非但一時拂雲之高而已叔度盖以風氣之所薫陶資質之所禀賦而挺然特異猶如此況又充之以學而優於叔度也耶予願與可之身及子若孫位進而德亦進其高將如天之不可及流傳百世

寧不增拂雲之光乎

一樂堂記

金谿朱元善父母年未六十兄弟凡七孝友雍睦頗聞於人樓於所居之東扁之曰一樂堂予過其家而請記焉予觀孟子之言君子之所樂者三一由乎已一屬乎人一繫乎天惟繫乎天者最不易得故居所樂之首幸而得是於天矣然能有是樂者盖鮮也何也有父母而不知所以孝有兄弟而不知所以友則亦孰知俱存無

故之為可樂哉吾元善蓋不如是父仕於京思念不置母養於家晨夕不違兄弟之異出者一視均愛殆庶乎知有此樂也則斯堂之扁非徒借其名而已也夫人之孝友本乎天性而充之而至聖賢不異也或有生質偶合者或有好名而强為者其偶合者雖行而不著其强為者至久而必渝惟能充之以學則天性之愛全復其初事父母如古之曾閔處兄弟如古之夷齊夫如是始可言君子之一樂矣元善其勉學以復其性之全也哉

百泉軒記

昔孟子之言道也曰若泉始達曰原泉混混泉乎泉乎何取於泉也泉者水之初出也易八卦之中坎為水六十四卦之中有坎者十五水之在天為雲為雨而在地則為泉故坎十五卦象水者十一象雲者二象雨者一獨下坎上艮之蒙水出山下其象為泉而以擬果行育德之君子嶽麓之泉山下之泉也嶽麓書院在潭城之南湘水之西衡山之北固為山水絶佳之處書院之右

有泉不一如雪如冰如練如鶴自西而來趨而北折而東環遶而南注為清池四時澄澄無毫髮滓萬古涓涓無須㬰息屋於其間為百泉軒又為書院絶佳之境朱子元晦張子敬夫聚處同游於嶽麓也晝而燕坐夜而棲宿必如是也二先生之酷愛泉是也蓋非止於玩物適情而已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惟知道者能言之嗚呼是豈凡儒俗士之所得聞哉中經兵火軒與書院俱燬至元丁亥始復舊觀上距乾道丁亥二先生游處之

時百二十一年矣延祐甲寅潭郡治中㙞陵劉侯又乃重脩之侯與余相好也余亦知侯之為人故其脩是軒也余為之記侯名安仁字德夫余為誰臨川吴澄也

閒靖齋記

閒閒者智之大也撄撄者愚之甚也智斯閒閒斯靖矣閒也者豈偷惰自逸之謂哉昔之人大敵壓境通國惴慄而圍棋别墅泰然如常人或獻言則云處分已定卒以康屯而濟難噫此何人也之人也非付之無可奈何

者其智周於事而擾擾者不留於心也之人也非寡淺所能測也故知之者稱其和靖長尊不知者目為矯情鎮物而已里中陳昇可承藉世資歲時伏臘祭祀賔客之奉不待縮而羸使愚者易地而居則其狼貪且饕食且左右望營營如蠅稜稜如蟻寤寐以思日月以覬規規焉自豐自肥詎肯有頃刻自寧之時毫髮自足之意哉而昇可恬如也泊如也乃日與孔氏之徒夷猶乎巻內又時與老氏者流澹蕩乎方外然家事靡不治也人

事靡不應也其治也優優其應也綽綽無憂勞之跡而亦無廢弛之萌無匆遽之懷而亦無忽忘之病吾友虞子及為名宴休之堂曰閒靖予懼夫人之以偷安自逸為閒而與所名不相似也夫自逸者百務所由以墮羣蠹之所以由滋也務墮蠹滋在易為蠱蠱則事多雖欲靜得乎靖之為言安也謀也隨處能安隨事能謀惟優優而治綽綽而應者能之優優而治綽綽而應非智其孰能若是洪水之平勤莫如禹孟子以為行其所無事

無事者何因其自然也是以身雖勤而心閑故曰智之大也智者之閑閒者之靖為國為天下有餘也而况於家乎彼擾擾自為多事曾何足以窺其藩樊樊焉以終日役役焉以終身愚亦甚矣噫

雪香亭記

洛陽名園名花之盛自唐以來嘗為天下最宋既南渡逮於金亡洊罹兵禍殆不能如舊也然地氣得其中正民俗習於承平故雖僅定小康之時士大夫往往亦修

治亭臺以為游觀之適楊獻卿河南舊族居後有園植梅其間築臺構亭曩時郡守東平嚴侯為書其扁曰雪香雪梅之色也香梅之氣也衹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前之詠梅者云爾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後之詠梅者云爾語畧轉而意愈超詩人固嘗以白雪香詠梨花而梨花不敢當也則悉舉而歸之於梅盖梨花能如雪之白不能與雪同時而白也深冬凝沍衆木枯槁兩間之生意索如而梅也傲極陰於方隆回微陽於最先魁

百卉而得春冠三友而獨葩色之白氣之清士之素節特異芳譽遠聞者似之嚴侯之以此名亭也豈非欲楊氏世世為清白吏乎獻卿官大都官外省無汙玷而有聲稱子益試仕于風憲也亦然其可無愧於侯之所以名亭者哉夫洛陽之園自昔相夸以富貴艷麗之花為甲也今不取於富貴艷麗而取於清寒孤節嗜好與衆殊絶矣獻卿諱庭實終南陽府判官其子請記此亭者彰父之美堅已之操也予亦樂為之記者洛陽之人競

愛牡丹而楊氏之亭獨因梅而名於以見其為清白之家云

致存亭記

故同知東川路總管府事孫俣篤行而能文家富而身貴年七十一而終翰林承吉姚端夫既銘其墓集賢待制馮子振又表其墓而予為撰墓隧之碑其子大府監左藏庫提點毅臣奉柩葬於陂陽鄉君封里奎塘之原立屋於墓近以諸人所撰碑志等文刻石寘於其間而

扁之曰致存之亭葢曰人子致愛於親隨其所在如見親之存云爾非但祭祀之時為然也古者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人近世人臣之家非有㫖不得立廟祠於家者止曰祠堂或屋於墓所而名亦祠堂非也葢墓有展親而無祭祀亭者停也展省之時憇息於此名之曰亭為宜而亦以寓孝子事亡如存之意俾之子追慕不忘苟可以顯其親者無所不至可謂致愛已矣祭祀則如見親之存於家展省則如見親之存於墓亭扁之揭

豈徒虛名而已哉

恭安齋廬記

恭者禮之端禮者恭之理其在於天為亨之道火之神而人受之以生者也恭未易能也故人之為恭者必勞勞則非安也安然為之而不勞者恭之善也彭城彭克温威卿最客廣陵與學佛之徒游而為號其齋居之廬曰恭安恭安者吾聖人之盛德彼佛者乃能言之是闖吾之門墻而可與俱者也彭君今從事於江右憲府問予

以恭安之説予可易於言乎昔之人盖有象恭者矣象恭者其恭也偽亦有足恭者矣足恭者其恭也浮二者皆非也堯之允恭恭之出乎誠者也文王之懿恭恭之合乎中者也此大聖人之所謂恭也堯傳之文王文王傳之孔子也吾夫子之恭文王之恭也堯之恭也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恭而安者也學者雖未易希而不可以自畫也亦在乎行之習之而已必莊恪必詳謹勿慢侮勿傲惰行之久習之熟既久且熟將不期然而然

則恭安漸可希矣吾夫子大聖人之資備隂陽之德其恭之盎然而溫者如春之和其恭之儼然而威者如秋之肅和之中有肅焉故曰溫而厲肅之中有和焉故曰威而不猛夫其隂陽之德兼備而不偏其恭也何往而不安彭君以溫為名以威為字其名其字其齋居之號有志於希聖也予惡得不樂為之言而勸其進哉

明明齋室記

樂安士劉楚南名其齋居之室曰明明而求言於予予

語曰人之所得於天者五水之神曰智火之神曰禮木之神曰仁金之神曰義土之神曰信智之為始者天一生水也人性之智象水之明水之所以明者内無所留藏外無所振蕩故爾人之有智凡内體不塵瀐外用不錯謬亦以其能虚能静也儻不先以敬為務使内有主而心常虛外不撓而心常静則如水之有泥留藏於其内有風振蕩於其外汚濁波流無毫髮凈瑩之處無須臾安足之時縱令讀書應事格物窮理聞見雖多而心

識愈窒何明之有程子曰明得盡滓查便渾化邵子曰能盡里人鄉人國人古今之情而已之滓可去一二十去三四十去五六十去七八九矣既盡天地之情而已之滓無可得而去焉二先生之實用功實汲效者如此是之謂明明明明者明其本然固有之明也明之之法如之何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已楚蘭有志於斯乎其詳玩深味於予之言哉

凝道山房記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爲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别業在滕州築山房爲游居之所取子思之言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餘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爲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藉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之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

何敢夫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之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為氷則器與水求不相離而水為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

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爾嗚呼子思子言道也以有貴於能凝者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為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然又有進脩之方焉蓋此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問學奚可德性一兩問學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也不待予言也廣大

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問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脩吾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夫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為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况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為侯名雲翼今為江南行御史臺都事

心樂堂記

廬陵士吳用奎彦章來過謂予曰吾家世居永新之煙岡南土既屬天朝而先廬燬避地徙安福之吉村吾父維甲父好賓客四方來者無問識不識皆於我乎館穀用奎之兄弟四所居不足以容延祐庚申秋與弟璧彦和築一室於舊居之南以奉親吾父取程子詩中二字扁之曰心樂前小池横廣可數丈許種蓮其間名小西湖遠對三峯峯然蒼翠予喟然歎曰子之嚴君所期於

子者厚矣夫樂者人之情也孰無所樂哉禽語禽樂也魚遊魚樂也物且然而況人乎然人各有樂樂一也所樂不同焉賈有賈之樂工有工之樂農有農之樂而士之樂尤不一樂文章者歐陽文忠之樂也樂事業者范文正公之樂也其載於魯論則有夫子之樂有顏子之樂夫子之樂雖身處極困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樂雖人所不堪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也鮮或知是曾晳浴沂風雩之樂近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而

程子受師於周子乃令尋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程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樂此樂者其誰與今子之居是堂也父子之樂兄弟之樂人所莫能及文章之樂期於歐事業之樂期於范樂之至矣斯樂也其果孔顏周程之樂乎程子之樂足以兼子之樂子所樂未足以盡程子之樂也其毋以今之所樂自足而曰程子之心樂蓋不過如是而已子歸試以予言質諸嚴君彥章曰唯請以斯言識於壁乃書以遺之

吳文正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四十四
　　　　　　　四十五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祝　堃

吳文正集卷四十四

元 吳澄 撰

記

心遠亭記

人有混迹世俗之中而超超乎埃𡏖之表者亦有遁迹幽閒之境而役役乎聲利之途者是何也心與迹異也均是人也或迹近而心遠或迹遠而心近居屠肆而芥

視三旌者何人也迹非遠也心則遠也身江海而神馳魏闕者何人也迹非不遠也心不遠也君子之觀人也惡可于其迹不于其心哉夫以芳草而雜艾蕭以獨清而汨泥滓自迹而觀雖楚三閭大夫之潔安能高飛遠舉不在人間邪遠遊之作乃與世外飛仙者俱而翱翔寥廓之上其心之遠何如也君子之觀人也詎可于其迹不于其心哉晉陶徵士猶楚屈大夫也徵士少時作鎮軍參軍而經曲阿為建威參軍而經錢溪因長史泰

川而欲遊目於中都曷常遺世絶俗而忘天下也義熈

歸來之賦蓋有不得已焉結人境之廬而能絶車馬之

喧何哉喧寂在心不繫乎迹也故曰心遠地自偏東籬

之西南山之北悠然真意誰其知之嗚呼遠矣國學生

成克敬家碭山之安陽斯亦不離乎人境者作亭而名

之曰心遠陶子意矣夫陶子卓行之賢也生曰與曾子

講聞乎聖學豈止希賢而已雖然陶子時運暮春之詩

慨想清沂詠歸之樂孰謂陶子不知聖學哉生其有志

於陶乎勉之

順堂記

魏郡李壽卿之子郁暨弟顯率羣弟以事親左右無違京兆蕭維斗以順堂名其居王伯益謂予曰某與郁生同鄉長同學純篤人也劬書而惇禮一家愉悅雍睦名堂者葢取中庸父母其順矣乎之義子能繹一語以詒之乎予既禮辭為之喟然嘆曰上古神皇肇開人文始畫乾坤以象天地之德曰健曰順而已矣五常百行一

由是出至哉順之義也違乎物我違乎內外違乎遠近違乎上下一毫無所咈逆謂之順就一家而言妻子順兄弟順父母之所以順也一順之著宗族稱之鄉黨稱之難已令也時之碩彥華其名鄉之執友許其實予安得不為之嘆而嘉李氏之有子也雖然順一也行之有五致焉致其愛致其敬致其樂致其勤致其愨能是五致於順其幾矣抑猶末也子之順乎親未若親之順乎子也親之順乎子未若子之順乎道也子順乎道心與

道一親喻於道心與親一順之至也劬書與惇禮與子之言庶有合哉

可堂記

鄱陽徐君治易祖程宗項而旁通邵子經世之書夫意言象數全易也於邵焉得其數於程焉項焉得其言易之道思過半矣然君之學無所不窺才無所不宜宏偉倜儻年耆而氣壯志在當世未獲一施屈其能長書院文事大興上名于天官又有以君易説進者薦以不次

君至京師視紛紛干進之徒十之九與勢利朋索還其書藏之篋笥而不復以聞常調調寧越郡教授浩然而歸謂予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可堂問其故曰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吾師孔子也噫君真不虛讀易者矣可者易之用也雖然可有三有道之可有時之可有身之可身可時不可不可時可道不可不可可者何可於道而已若時若身徇乎道者也而行是三可者又有三可焉有聖人之可有賢人之可有士之可聖人者如氣序之

寒熱温涼如物品之生長收藏萬變不常而莫知其然人見其可實無可也人見其不可實無不可也是之謂聖人之可賢人者可其所可不可其所不可是謂之賢人之可士也者審其可而可之辨其不可而不可之不可而可士豈為士哉是之謂士之可君之或仕或止而惟其可其為士乎為賢乎為聖乎一槩諸易而已矣夫易六十四卦非止為六十四事用也三百八十四爻非止為三百八十四人用也變而通之一斯萬殊而本之

萬斯一士用之而為士賢人用之而為賢聖人用之而為聖識之所造力之所到深淺不同而其道一也然則君之仕予不能必其可君之止予亦不能必其可而君之用易予所能必也士而賢賢而聖均之為用易則均之為可也君所謂可蓋如是乎君曰然子所言吾所志也請以子之言誌諸吾之堂之隅君之名麒甫其字也

思存堂記

和靖書院山長吳希顏曰吾之大父葬曾大父於靖安

里之存山築室墓傍環植萬竹扁其楣翰林承旨趙子昂為書萬竹寓隱四字吾父殁復葬山麓令為歲時展省薦享之所而名之曰思存敢求文以記庶其不泯予曰懿哉子之名斯堂也夫孝子慈孫之於親墓以藏其體魄廟以栖其神魂隨所在而思如見親之存焉故曰事亡如存又曰致愛則存而予又謂孝子慕其親者無一時而不思亦無一時而不存豈特於省墓享廟之時而思也哉一舉足不敢忘親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忿言

不出惡言不反無往而非思親之存也葢致敬不忘者事親之孝慎行恐辱者立身之孝有事親之孝有立身之孝雖孝猶未也予嘉子之名堂而廣子之孝心乃筆之以為記

垚岡堂記

陳德可之父宅于臨川山之陽阿有其先廬既完且美矣而以棟宇之構迫近於山每歲春夏霖雨山水衝射疑不可久處乃相居宅之左渡溪而南不半里間得廣

衍之地而改築其地曰𡋯岡平疇中特起高阜溪水界其後山無所復之其勢之止其氣之聚固宜有秉其旺者而德可定居焉仍以昔之名地者名其堂而請記於予予謂地之名舊矣而堂之名則新也其語葢出鄉俗之所呼其名又非圖志之所載而予何可以妄言之也哉請不置則姑即其名而稽諸字書土高曰𡋯山脊曰岡夫自廣衍之土騰躍而上聳拔而為岡斯可以遠絶埃塵頫視培塿矣然予觀詩人所詠周雅魯頌皆以如

岡為期望之辭何也岡之聳拔特起不有似於叔造之隆者乎岡之常永不虧不有似於保守之堅者乎雅之所謂單厚多益頌之所謂黄髮台背大䇯期其祿之有常年之有永也德可嚅嚌乎詩書之味馳騁乎古今之跡何理弗瑩何事弗鑑也常守其家之富永保其身之壽有合乎詩人之所期則㚇岡之實吾得享而有之豈但襲取㚇岡之名也耶㚇岡者積土之高以成山之高也享有㚇岡之實而常守其富永保其壽者如之何亦

曰不自高而已矣予又擬諸易象三土之㙛象坤山眷之岡象艮坤上艮下其卦為謙謙也者慊然自卑而不自足也夫苟慊然自卑而不自足則惴然戒慎之心生焉惕然省察之道行焉凡一毫有違於禮法而能害于家者不敢犯也一毫有動於氣血而能損于身者不敢肆也何敢哆然自恃其家之豐大身之壯盛而謂莫吾若哉一謙而衆理無不該百事無不善人所好也鬼神所福也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其唯㙛岡乎

弘齋記

士之貴乎弘者何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吾之所以為心也苟不能充其心體之大以與天地同是於心體之全有未盡也心體之全有未盡則吾心所具之理其未能知未能行者衆矣夫與天地之同其大者心體之本然也心之量所以貴乎弘也與心量之不弘者知行未百十之一二而已哆然自足盈溢矜傲謂人莫若已也此無他其心隘陋不足以藏貯故耳惟其弘也是以愈多而

視之若寡愈有而視之若無葢心量寛洪而其容受無限極也集賢侍講學士中山王結儀伯讀聖賢之書以聖賢自期名其齋居之所曰弘挍曾子之言弘與毅不偏舉也毅如乾之健弘如坤之廣毅以進其德弘以居其業不毅則功力間斷而不能日新不弘則容量狹少而不能富有二者缺一不可也昔南康李文定先生燔字敬子登科之後年三十五始受學于朱子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説於是文定歸而取弘之一字名齋室朱

子兼言其二而李氏專取其一何哉文定自揆其平日所學頗近於毅而或歉於弘故取其所歉以自勵若古人佩韋佩弦之義所以矯其偏也然則儀伯弘齋之扁其亦猶文定名弘齋之意乎前修之已事可發固不待於予言也王氏之名齋與李氏不殊庸敢援其事證以誌于弘齋之屋壁

種德堂後記

古稱臯陶邁種德而後世或借種德二字以嘉善人夫

古之種德者種之於民後之種德者種之於家種之於民者天下蒙其恵澤種之於家者子孫受其福報鉅野李氏之家素積德其先諱成教子孫力穡劬書周姻戚之貧乏而代其徭役其嗣名珪名璧俱克承先志親殁數年而兄弟同居同財無間言重義輕利一如其父於是鄉之儒特書種德字而扁其堂葢以其再世種德如嘉穀之既種則其芮之芃芃禾之離離可計日而待也李氏資用饒裕而成之孫珪之子曰好義治進士術漸可媒

仕其富其貴將兼有焉所謂種德於家而子孫受其福報非邪且種者必有穫理固然也雖然種之後穫之前豈無所事哉既種不可以不耨也耨之當如何亦務學而已矣故曰義以種學以耨為義而不講學猶種而弗耨也學之當如何亦崇德而已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學外乎德非君子之學也若祖若父之德雖自天質而出若子若孫之德必自學力而充也質之美者種於昔學之篤者耨於今其穫也寧不十倍其入乎不然芸而

滅裂實亦滅裂種之之種非不嘉也而耨之之功有弗至耳勉哉芸其業韓子之言也好義從予學故誦斯言以勸

自得齋記

盛昭克明因孟子深造自得之說而以自得名書室克明之務學也有年矣今觀所扁之名其志不亦甚大其義不亦甚奥矣乎予考之經史傳記自之義有三有所由之自自誠自明之類是也有所獨之自自省自訟之

類是也有自然之自自化自正之類是也孟子之言自
得亦謂自然有得云爾何也天下之理非可以急迫而
求也天下之事非可以苟且而趨也用功用力之久待
其自然有得而後可先儒嘗愛杜元凱之言意其有所
傳授其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
也斯言殆有合於孟子自得之旨歟優柔而求者不以
速而荒使之不知不覺而遂所求厭飫而趨者不以餧

而倦使之不知不覺而達所趨若江海膏澤之浸潤者漸而不驟也逮至膠舟而遇初氷之釋解牛而遇衆理之順則膠者渙然而流動解者怡然而悦懌無所用其功力矣此之謂自得然自得者言其效驗而未嘗言其功力也非不言其功力也未易言也故但曰以道而已以道者循其路逕以漸而進也君子固欲深造也豈能一蹴而遽造於深也哉其必進之以漸而待之以久夫思之思之又思之以致其知以俟一旦豁然而貫通勉之

勉之又勉之以篤其行以俟一旦脫然而純熟斯時也自得之時也克明其收自得之効驗歟盍亦先於用功用力之地而加思勉焉

養正堂記

京尹耶律氏名其別墅之堂曰養正前參江浙行省政事時翰林承旨趙子昂為書其扁今於京師徵予記之余惟養正二字肇自聖人傳易之辭誦習進脩之士有終其身莫能究察履蹈者尹以公侯之貴乃能虔揭斯

名朝夕瞻覿其志趣之超於人也卓哉余未獲步斯堂目斯扁繪築構之規模稽完成之歲月於是演暢堂扁之義而為之記蓋聞邪者正之反也偏者正之偶也事違於理之謂邪心倚於物之謂偏故夫正之為言有以事言者有以心言者所行無邪事之正也所存無偏心之正也正之名一也而正之實有此二端焉所養之正其事歟抑心歟曰事之無邪為之而已不待養也心之無偏苟非養之於素養之於漸則豈能遽至哉養正云者

養其心也凝然在中不近四旁是為心之正喜怒憂懼一有所偏非正也未正之前不失其養既養之後斯得其正矣正之所貴乎養者何也若地之養禾然不可無雨露之滋也不可無穮蔉之勤也若山之養材然不可有斧斤之伐也不可有牛羊之牧也方其靜而無思也主敬以直其內及其動而有為也不可不養之於外也養之於外如之何亦在乎所行之事一皆無邪焉爾蓋必行無邪之事而後可以養無偏之心也外之無邪與

内之無偏雖不相同然不相悖而實相資也凡不可以質諸天不可以語諸人者邪而不正之事也於邪而不正之事不肯為此養心之道也養之之久則査滓淨盡本體渾全正而不偏之心又豈俟他求哉堂之扁斯名也固將既其實也余言其可虛乎庸敢述聖功之實以諗而繫之以箴其辭曰心之正體明鏡止水未發而中焉有所倚下聖一等或不能然用而善養體則罔偏以義勝利以理制欲外行必果内德斯育滓澄水淨塵掃

鏡空不南不北不西不東蒙養聖功緜此臻極尚其勗哉安處仁宅

香遠亭記

鄱陽陳廣居家有園池之勝池中種蓮池上構亭扁其亭曰香遠而請予記之予謂周子以蓮比君子其狀蓮之德曰中通曰外直德之備於己者也曰出淤泥而不染曰濯清漣而不妖德之不變於人者也其香之遠猶君子之譽望遠聞蓋德之徵驗焉夫德必先有其本實

而後有其徵驗欲譽望之聞如蓮香之遠者必其有君子之德也君子之德如之何靜不蔽於物而此心常明也蓮之中通似之動不違於理而凡事悉正也蓮之外直似之雖與汚世合而不為所汙雖與流俗同而不為所流也蓮之不染不妖似之德如是譽望其有不遠聞者乎且蓮香之遠也聞於尋丈而已德之香則始乎一鄉達乎一國遠而可法於天下又遠而可傳於後世奚啻如蓮香之遠也哉廣居今為蒙古字學教授方當習

譯鞮之語而乃慕香遠之蓮倘因周子所愛而能有慕而思焉而學焉而悟焉而得焉將見無處不香無時不香香香之遠無更遠於此者於蓮乎何有

仁壽堂記

金陵之人世積仁厚者王氏為首稱手子淵深源之家有堂名仁壽予昔與其弟子清寅叔游今與其弟子霖起巖游見其季父仁甫之善行又聞其先翁國濟父之遺事於是而知王氏世積仁厚之實李桓仲蒙介士也

謂予深源之先翁諱君久素號長者其先汴人宋南渡徙雪川再徙金陵勤儉殖生以致饒裕周人之急雖重費不吝至元間郡既降兵猶散掠郊外有秦氏者舊曾識面為兵所執求資靡應將就戮秦紿云有白金寄姻戚家願偕往以索兵捽秦徑抵翁所秦遠屋叫呼急活我急活我聲甚哀翁惻然興憐出迎軍校坐之以酒肉衆咸喜言及索金指秦喻之曰彼貧人安有寄物即非吾姻戚也汝所需幾何當代輸以易其命衆感動許諾

畀白金若干秦獲免死又有許氏者嘗客于門妻子被俘翁遣人賫金帛遍地尋訪竟贖之以還許之家已毀資以牛六十蹄角令歸治田許得復業後成富家秦許之子孫至今不敢忘德而外人鮮知之者其生平隂德多類此某生晚不能悉也予聞仲蒙言嘆曰世有若人乎以是翁為凡宜其有仁甫之弟也以仁甫為弟宜其有若是之凡也仁壽名堂不忝矣一日深源請曰子淵為人子弗克揚父之美常悒悒于懷先生幸知之敢請

紀此遺事于仁壽堂之壁俾後之人世世鑒觀之如之何予曰可也仁之施不一而壽之報有三年齒耄耋一身之壽也世業久長一家之壽也子孫蕃延一族之壽也深源意度坦易才識明敏不墜先德年垂六十顏若童孺資用源源而流通生兒衮衮而賢才所謂一身之壽一家之壽一族之壽人蕲享其一而不可得者且將備其三而不為難天之報王氏方殷也雖然天之於人也如土之於木栽者培之人之於天也如器之於水虛

者受之深源既知所以光其先益思所以淑其後化所居之里為仁里拓所至之域為壽域皆此一堂之仁壽為之基勉之哉深源曰敬聞命矣乃書以遺焉

容齋記

憲府鄭萬里名其齋居曰容前翰林之屬歐陽南陽因教授傅民善而講求容之意予曰有其名必有其義究其義宜識其字識字者古之所謂小學也予幼嘗學之矣令以小學家所學而告于學大學之人其尚無忽字

由宓而生宀之下諧必聲者室之靜也山之上諧宓聲者山之用也宓密二字通用故周密之密作宓而靜宓之宓亦借用洗心退藏於宓者靜密也幾事不宓則害成者周密也靜密者心不膠擾之謂周密者事不疏漏之謂二者固宅心之要法處事之大方而行之不保其無弊靜密之弊寂滅而絶物周密之弊詭秘而自私密而或若是不可也惟中庸言密察聘義言縝密其義與周密之義同以密察之密而析理則分辨精微已精而

彌精以縝密之密而治身則脩省詳愁已謹而彌謹精而彌精詩之如切如磋也謹而彌謹詩之如琢如磨也此則密之所以為密而大學之所以為學者名齋之君子倘亦有志於斯乎

觀復樓記

物之生始於根人之生本於父夫物春而發榮夏而長茂秋而成遂皆生意之流行也至於冬則伏藏固密而歸其根是之謂復而來歲之發榮長茂成遂皆於此乎

基人之本乎父亦猶是也自幼而壯自衰而老學行足乎已事業加乎人德至於為聖為賢位至於為公為鄉凡所能為者皆吾之一身而吾之一身即父之身也故曰身也者親之枝也然則親也者身之本其猶嘉植之根與是以君子之於親也事生而致其樂送終而致其謹追遠而致其嚴者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高安陳以忠孝行疇昔孝於其親親歿而猶有終身之慕令為蒙山銀場提舉創樓於公廨之側面池背市峙乎其

右者大蒙之山聳乎其左者鍾秀之峯也翼以圓明文室退食之餘宴坐其中悠然而遐思以不忘其親樓經始於延祐乙卯之冬落成於今兹丙辰之春而扁之曰觀復

尚古堂記

人之所尚有萬不同尚名者進取百途以蘄於升尚利者計度百端以蘄於豐其他小術末伎足以溺心蕩志者皆能使人尚之終身而不厭嵇康之達也而鍛劉毅

之雄也而愽則其下者又奚足怪夫其所尚之不同由其識之不同也識之卑者所尚亦卑宜春黄元瑜楷謹厚處家處鄉未嘗矯激以求異於人而其尚自有與人不同者若名若利若小術若末伎凡世人所好一切不之尚作堂於所居之偏聚群書及法帖名畫充牣其中而扁其堂曰尚古予聞而嘉嘆焉葢人之所尚者今而元瑜之所尚者古彼尚今者喜其快巳喜其衒俗而笑尚古者之澹且迂夫孰知澹中之至味迂中之至樂

哉孟子言讀其書誦其詩論其世尚友古之人斯堂之名於孟子之言有合也其識不亦高乎元瑜之所尚固已高於人而予又為之次其品法帖名畫古矣而未為古也古者莫如書書之有集有子有史古矣而未甚古也甚古者莫如經春秋古魯史非司馬遷班固以來之紀也儀禮古周制非叔孫通曹褒以來之儀也風雅頌古樂歌非蘇李張平子以來之五七言也書經為上古之書易經為三古之易古莫古於此孰有出其上者黄

氏之子若弟沈浸乎是含咀乎是因古經之辭學古人之道得古人之心則居今之世而與今之人異此尚古以淑其子弟之效也其與尚今以誤其子弟俾日趨而日下者相去之遠奚啻九地之視九天也哉元瑜名璧為擢茶都轉運司屬官在江州為予言其作堂之意而予筆之以為記云

吳文正集卷四十四